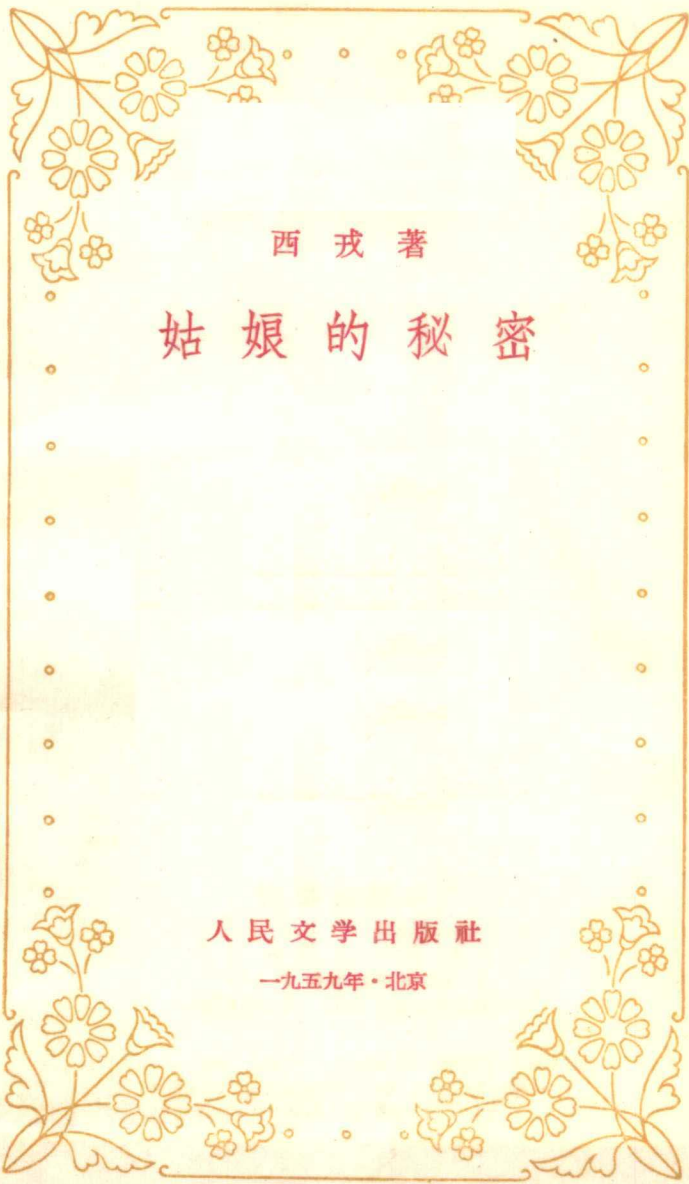


姑娘的秘密

西戎 著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

西戎著

姑娘的秘密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一九五九年·北京

姑娘的秘密

*

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

(北京朝内大街320号)

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

*

书号1479 字数126,000 开本850×1168 1/32 印张5 11/16 插页1

1969年9月北京第1版 1969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定价(3) 1.15元

目 次

糾紛.....	1
一个年輕人.....	33
麦收.....	51
宋老大进城.....	68
盖馬棚.....	88
姑娘的秘密.....	107
王仁厚和他的亲家.....	125
女婿.....	144
雨滴之間.....	161
后記.....	179

糾 紛

这几天，社里的营生忙的够数。一样赶一样，挤得气都有点喘不过来。

場上麦子刚打完，秋苗子又該着鋤了，丰产棉花长起半人高，又該搬杈了。今年社里扩大了耕地面积，劳动力本来就有点不够使唤，加上妇女們因为評工鬧开意見，很多人都使着性不来下地，这样，更显得营生多的挤不动了。

社长賈松茂，人們都喊老賈，本来是个不知忧不知愁的能干人，看見人手少了，地里堆着营生做不出，弄得眉头上也挽起顆疙瘩。

他本来早就想着把妇女們这問題，开个社員会解决一下，因为攔的日子也不算短了。自从开春妇女們下开地，男社員和女社員，就常常因为評工嚷嚷吵吵地鬧意見。男社員当中，最数张老五挑剔的欢，一下了地，指指划划，嘖哩唧嚕，嫌妇女們这也不行，那也使不上，評工的时候，瞪起眼，嚷个够，临完还要說上两句难听話：“你們妇女凭甚么評那么多哇？是凭劳动好，还是凭眉脸俊？”

妇女們受不了这份气，去找李秀英提意見，李秀英虽是二小队的生产队长，也拿张老五没办法，便去找老賈反映，要求社里教育张老五。

其实問題并不在教育张老五一个人，因为男社員当中对妇女評工有意見的，也不光张老五一个人。不过他这人爱多管閑賬，爱咬个死理，是理不是理，强辯三分理，輸了不認輸。加上他对妇女下地劳动这件事，一开头就坚决反对，因此評起工来，意見显得比誰都多。

老賈也不是不想解决这問題，一来社里营生忙，先是突击开水道，后来又是鋪沙改良碱地，忙了这样又那样，想开个会也沒有工夫；二来他自己也有个老主意，觉得光靠开会，也不一定能解决好这件事，总得妇女們自己先摆出具体样子来，用事实說服大家才有力量。于是事情便这么拖下来。妇女們提意見，老賈老是說：“別听那些閑言淡語的，你們只管好好劳动！”話是可以这么說，可是下了地，男社員們老是嘀咕也不行呀！妇女們見有意見沒人管，于是下地的人数，一天比一天少了。等到后来，全社下地的妇女，只剩李秀英小队的四五个人了。

李秀英为这事，滿肚子的不舒服。黑夜睡下一个人想：最初办社那陣儿，动員妇女下地，使了多大劲呵！她悞了吃飯，悞了睡覺，东家出，西家入，嘴說干，腿跑乏，好不容易把妇女們都动員的下了地，沒想到刚干开了劲，叫男人們就给敲了散台鼓，这多气人呢！想着想着，蒙住头哭了一鼻子。咬咬牙，心里說：“哭抵甚么？还得干，不信妇女就这样不如人！”

別的妇女不来下地了，她单領着自己小队的那四五个人下地干。李秀英就是这么个鋼性子，宁折不弯。年紀才二十来岁，做事那么有主意，无论干甚么，不做就是不做，要做，定要做成。

男人們說婦女下地不抵用，她說行，心想：總要做個樣子出來堵你們的嘴。男人們鋤，她們鋤，男人們割，她們也割，嘴里不諱，肚里憋着股子勁兒，爭這口氣，看看婦女到底行不行！

這幾天，社里的豐產棉花長美了，綠閃閃一片，當緊要打整。種這種細莊稼，可比不得其它秋田，一時作務不到，就要減低收成。而且這塊豐產棉，還和供銷社訂了合同的，減了產完不成對國家的售棉任務，那可是個大問題。老賈考慮來考慮去，社里現有勞力不夠用，必須動員所有婦女下地。他覺得打整棉花的營生，婦女手靈心細，做起来比男人還強。如果婦女們在這次勞動中擺出成績來，鬧了半年多的評工問題，也就容易解決了。

老賈去找李秀英商量，李秀英滿腹牢騷地說：

“有問題不給解決，又叫動員婦女下地，我沒那本領！”

“不用着急，”老賈解釋着，“心急吃不得爛飯，問題到該解決的時候，自然就解決呀！你看這幾天，社里的營生忙的馬蹶車，真要是棉花沒人打整，咱們的豐產計劃可成了大問題啦！”

說是這麼說，其實解決男女社員的評工糾紛，老賈比李秀英心上更着急，因為這是社里件大事嘛！可是光急也不是辦法呀，思想得通過具體事兒教育，慢慢才打的通呵。

老賈解釋了半天，李秀英仍不滿地說：

“甚么時候才是解決的時候呢？反正你們都不關心婦女利益！”

老賈知道這是句氣話，偏著頭，故意問：

“真的賭了氣，看着叫咱社里的莊稼受損失？”

李秀英臉一熱，心里很不滿意老賈這麼說她，正想回駁几句，望着老賈那張又黃又瘦的臉和塌陷了下去的眼睛，沒有作聲。她想起，老賈為社的工作，從春到夏，起早熬夜的忙，安排、

計劃、檢查，地里一趟，社里一趟，整天兩條腿不肯閑着一陣。忙成這個樣，還得抽空給婦女們當技術指導，教婦女們鋤地、攏苗。她心想：人家忙成這樣為了誰，還不是為把社办好，自己是青年團員，真的能為了這點子問題沒解決，就不積極關心社的生產了嗎？

很痛快，李秀英接受了動員婦女打整棉花的任務。不過當着老賈的面，又提出個條件：做一樣多的營生，一定要評一樣的工分，這回可不能再歧視婦女。

老賈點點頭，肯定地說：

“愁你們做不出營生吧！只要營生干的漂亮，這一條我保證，咱社章上不是明明白白規定的：男女同工同酬。”

“再別說規定，”李秀英很不信任地搖著頭，“以前也不是沒有規定，為甚么還鬧意見呢？”

老賈胸有成竹地說：

“就是以後，我也不敢保證說人人都沒意見，還是我那句老話，不要急，心急吃不得爛飯，百人百性，思想得慢慢打通。我說你們呀，不要管人們說長道短的，只要把營生做好，任務完成，擺出成績來，叫他們尽管說，真金不怕火煉，到那陣，叫他們想挑毛病也沒嘴說了！”

伸手拍拍李秀英的肩膀，豎起一根指頭，搖晃著：“記住一條，不管三七二十一，鼓勁干，用行動來說服他們！”

這些話，早先李秀英也听老賈講過，不過沒有象今天这么听來有力量，合脾胃。這些天來，為了評工鬧意見的事，她痛苦、難受，最後也是抱了这么個主意，鼓勁干，只要干出成績，不信他們瞧不起。

二

第二天，太阳刚刚露了头，李秀英就領着一大队妇女下了地。

这一次，也摸不清是因为鼓气，还是别的甚么原因，妇女們下地的人，特別多，干劲也比往常大。太阳那么毒，晒得脸上的汗珠，断綫珠似的往下滾，都顧不得擦一下，小布衫湿透了，貼在背上，沾得肉皮刺癢，誰也不說一句难受。往常，妇女們爱說爱笑，今天也好像嘴上鎖了把鎖，忙得連头都顧不得往起抬抬。嘴上不聃，心里只惦记一样：这回可不能落到男社員們的后面，要和他們比比。

李秀英見太阳都老高了，也沒人說要歇一歇，耽心大家把身子累坏，便喊着說：“歇一会吧！不要累坏了！”

一直腰，听見地头大楊树下，有人拉长嗓喊着說：

“妇女們！来吧，歇一陣吧！換口气也悞不了当劳动英雄！”

这是张老五的声音。李秀英低低罵了一句，“鬼东西！”扭头用手挡住太阳，往东头地段上瞅瞅，男社員們一个都不見了，早都躺在地头树蔭凉里抽开了烟。

妇女們打棉花地出来，一个个都晒成个大紅脸。用手擦擦脸上的汗，痛的象針扎，腰痛、腿酸，再一看手，指头也磨紅了。走到树底下，热得都是呼哈呼哈地喘气。端起水罐子喝了水，还感到喉嚨口上直冒干烟。

“怎样？”张老五瞅瞅妇女們，鄙薄地問，“这几分工不好賺吧？”

妇女們誰也沒有答声，知道接了他的話，抬起来又沒有完。

正在抽烟的崔老汉，把头一拐，接住說：

“这根本不是她們干的营生嘛，硬要爭着干，看，晒出油来的天气，不是跑来活受罪！”

要是往常，这几句刺耳話，又該把妇女們的毛火吹着了，今天可誰也沒說話。就連李秀英，也沒有馬上插嘴爭辯，她心里記着老賈的吩咐：拿出行动来，摆出成績来。

她拭了拭脸上的汗，站起来，指着綠閃閃的棉花地，很有自信地說：

“請你們大家看看，看哪点干的不好？”

“干的都好！”躺在树根上的記工員馬万保，脸上做了个怪象，用着譏諷嘲弄的腔調說，“給你們都評成十二分，这該沒意見吧？”

“該評十二分，就是十二分！”李秀英覺得不回嘴，肚里好似憋着块甚么东西一样难耐。

“你別花言巧語，再不好，也抵的住你这站栏柜的改組貨！”有个叫梅梅的閨女，露骨地攻击馬万保。

原来馬万保是个商人，自小就跟他爹在天津、石家庄跑买卖。其实他这买卖，也沒个行业，看見甚么貨行市高，就販甚么貨。解放后，这碗投机飯吃不开了，才轉业回村里种了地。

馬万保被說得有些耳热，翻身坐起来，說：

“那咱們現在就把工評一評！”听口气，好象要見个高低。

“好，評吧！”李秀英撩起衣襟搧风，充滿信心地認真回答。心想：事实摆在眼前，看你們怎么評。

社員們有句話：不怕枪，不怕炮，就怕評工这一套。的确，工要評的公道合理，确实是件不容易的事。如果有一点偏三向四的，定要爭呀吵呀地鬧意見。

和以往一样，大家先是爭嚷了一陣。可是一直沒爭出个长短来。因为妇女們今天的态度，比哪一天都硬，坚持要同工同酬。男社員們想了很多理由反对，都叫妇女們說頂了嘴。意見相持不下，男人們最后来了个威胁手段，說：“咱們不管了，人家爱評多少，让人家自家去評！”說罢，都退到一边。

妇女們也不示弱，李秀英心里发着冷笑說：“今天你們的卦签不灵了。”她把妇女們喊到一堆，气愤地說道：

“自己評就自己評，离了他們也活的了！”

不一会，把工評完。李秀英站起来，不管男人們听不听，大声宣布了一遍，說：

“評好了，誰有意見？”

有几个男社員，故意刻薄地問：

“你們的工，是不是評的还低了些哇？”

妇女們拿話頂道：

“你們看低，再給我們加上些！”

“把我們今天这几个工，都送給你們妇女吧，好久也不来下地，今天請来了，还不該优待优待！”

“嘴里干淨些，有甚么意見請提，不要捎言帶語的，我們自己劳动了多少評多少，多一分也不要，少一厘也不訖！”

“那么准呀？那咱們評工都得先上戥子！”

“先把你們自己秤一秤！”妇女們气得不知說甚么恰当了。

“就凭你們干的这点子营生，要和我們評一样的工呀？”

“哪点不好，請检查！”

說检查，真有多事人。张老五早打树蔭凉里爬起来，說了声：“好吧！”小布衫往身上一披，忽吃忽吃往妇女們打整过的那块棉花地里走去了。

樹下的爭辯停止了。人們都掉轉頭來，瞅着陽光下綠得閃光的棉花地。

只見張老五跳到地當中，東瞅瞅，西看看，老半天，才彎腰扯起株棉苗，氣喘喘地跑回來，先用布衫拭了把頭上的汗，把拿着棉苗的手，向婦女們搖晃兩下，帶着勝利者的驕傲，理直氣壯地說：

“看看，這就是你們評八九分工做下的營生，叫眾人都來看！”他把捏棉苗的手，舉得高高的，原地轉着圈，不住地搖晃着說，“桤桤全都長在上頭，說你們是下地白掙分，還受屈，哼！”用力把棉苗往婦女們面前一甩，輕蔑地聳着鼻子，蹲在一邊抽開了煙。

婦女們哪能心服，梅梅們幾個年輕點的，氣得淚珠挂在眼皮上，幾次想沖上去把張老五罵一頓，都被李秀英用眼色阻止住了。

李秀英雖然心里生氣，但神色却很鎮靜，兩隻眼，一直冷冷地盯住張老五，等他跳着說完了，才喊婦女們說：

“他檢查了我們的，我們也應當檢查他們的，誰肯信他們就連一苗也沒丟！”

婦女們巴不得有這一下，梅梅扯着幾個年輕媳婦，飛似的跑往東邊男人們打整過的地段上去。發了股子狠，一下子就拔了一把子棉苗回來，帶着賭氣的气势，都把棉苗送到張老五的臉面前，七嘴八舌的質問：

“老五，這也是我們婦女干的哇！你們評十分應該，比我們丟的還多，這上頭長的是甚么？”梅梅有意把棉苗放到張老五眼邊上，手往前一送一送地繼續質問，“這長的是甚么？是不是桤桤？把眼睜大些看？”

张老五感到有些理穷，但并不认输，故意把头偏向一边，并不去看棉苗一眼，神气傲然地说：

“活了三十几，就是这路干法，也得挣他十分工，这是熬出来的，誰敢不服？”

“我就不服！”平日最不爱多说话的老实疙瘩高双成，也忍不住插了嘴。

张老五看看高双成，冷笑两声，轻蔑地说：

“沙蓬草里跳出个老虎，你也算个保镖的呀？”

高双成有些激怒，认真地说：

“我又没有老婆，妇女们评多评少，我家里也多分不了一颗，我是嫌你那理讲的太欺人！”

“哼哼，你要有老婆的话，倒不会偏着妇女们说话啦！”马万保连说带笑的讥讽着高双成。

高双成气得眉毛都站起来，指住马万保：

“万保，没老婆怎么样？没老婆公道话也不能说了？凭良心讲，人家妇女们的营生干的真顶不住我们？”

马万保不说话了。几个年轻妇女，抓住了把柄似的，继续反驳：

“老五，照你这质量，赚十分工得扣你五分！”

“扣我的分？”张老五更加轻蔑地翻翻眼皮，“今天不扣你们的分，就算抬举了你们啦！”

“凭甚么扣我们的分，讲出理由来？”

“有的是理由，还用我说！”

一场激烈的争辩，开始了。

你一言，他一语，最初还是在互相辩理，到后来，双方都动了些感情，有人脸色也变了，吵成一团。

张老五爭得頂凶，臉紅筋暴，指着李秀英說：

“給你們婦女打上半个勞力，就是頂徹底了！”

李秀英駁道：

“我問你，今天婦女做的營生哪點不如你們，為甚么做下一樣多的營生，質量比你們不差，不能評一樣的工？說說道理！依我說，今天婦女的工，還要比你們多評才合理！”

“道理說了几百遍了，跟師傅學徒弟，还得三年不掙工錢哩！”张老五繼續搜尋着可以說住對方的理由。

“說的對！”崔老漢在一旁附和着。

“這也算些道理，真能說出口！”高双成非常氣憤地低聲嘟囔。

李秀英有意把聲音放溫和了些，走向张老五，跟住追問：

“你還有甚么吃硬道理，再往出搬？”

“有的是，”张老五瞅李秀英一眼，“為甚么你們是女人，我們是男人？”

“如今男女平等！干甚么也得一樣看待！”

“一樣？總有不一樣處吧？”张老五帶着惡意地譏刺，這樣反問。

“甚么不一樣？甚么不一樣？”婦女們激怒了，把火力完全集中向张老五。

张老五已經不是在說理，叫婦女們逼問得無言答對，一跺腳，更加露骨的大聲譏諷道：

“你們有本事尿的高些！”

這一下，可闖下個大亂子。

婦女們包圍了张老五。李秀英氣急了，臉都發了白，嘴唇顫動着，想罵张老五幾句，想到罵人不對，憋到喉嚨口上的話，又壓

了下去。梅梅人更年輕些，沉不住氣，不管三七二十一，冲到張老五跟前，飛着唾沫星子：

“你胡說，你根本是侮辱婦女，封建頭子！”

張老五無言答對，自己也覺得是說失了口。不过他這人，嘴向來是不認輸的。錯就錯上來，七彎八拐，總要給自己辯幾分理，要叫他當面認錯，根本辦不到。他見婦女們把他圍了個嚴严实实，眼睛憤怒地望住他，心想：幾個婦女也這麼厲害，看你們把我吃了，要打架，凭我張老五這力氣，吃不了虧！可是婦女們並沒有打架的意思，只是有力地質問，聽見梅梅和幾個年輕婦女，老是封建長封建短的在耳邊喊叫，張老五心里說：“我又不是反革命，敢給我戴這頂帽子！”想着也來了氣，把烟袋鍋子往地上一摔，指着梅梅，大聲武氣的說道：

“好，梅梅，回去問問你爹，看他敢說我句重話不敢，你嫩水水個人，嘴倒這麼厲害，敢給我戴封建頭子的帽子！想叫我出社，說話，不要瞎害人！”

“你怎么就不說說你的不是呢？反正是你有理！”梅梅氣得哭了起來。

李秀英警告似的說：

“老五，你可不能亂說呀，人家誰要瞎害你？”

張老五接着說：

“知道今天得罪了你們，怨我多嘴，多事。我今天的工，一分也不要了，白送給你們，這行吧！”

李秀英再沒有說話，忍了一忍。覺得事情老這樣鬧下去，影響不好，而且這場爭執，要是不註張老五多說兩句，占個上風，怕吵到天黑也完不了。

其他男社員們，原先還是幫着張老五攻擊婦女，後來見事情

鬧成這樣，也都不敢說話了，悄悄站在一邊觀陣，仿佛這場爭執，只是張老五和婦女們鬧意見，與別人無關一樣。

其實別人也不是和這事無關，從開春到如今，婦女下地、評工，誰敢說沒有嘀咕過。說到輕視婦女的封建思想，誰敢說沒有一點，不過張老五比別人封建思想濃厚，那倒也是事實。光說從前吧，張老五打老婆，全村也算有了名。打地裏回來，鋤把一擡，老婆就得趕緊把飯碗遞到手上，稍稍遲一點，張老五就罵開了：“一年三百六十天，象豬一樣把你養活上，連頓飯都做不熟，你再干的是甚么？”老婆如果回一下嘴，張老五便捶泥似的把老婆打一頓。他總認為女人嘛，生來就是養小的侍奉老的，最大的本領，也不過是刷鍋洗碗轉爐台，男人掙來米煮米，男人掙來面做面，靠男人吃靠男人活。解放以後這幾年，張老五因為打老婆受過幾次教育，婦女們給他登過黑板報，伸手就打的舉動，比過去是減少了，但是對老婆哼哼喝喝，說話就瞪眼，還是沒有改掉。老婆自幼叫他管制怕了，直到如今，有點事不經張老五同意，总是不敢自作主張。春起社里發動婦女下地，他老婆很想參加，又不敢拿主意，和張老五商量，話沒說完就挨一頓罵：“你是嫌老子養活不了你是不是？老子不缺你掙這几顆糧食，这一二十年我一个人动弹，也沒餓的吊起鍋！”從此，老婆再沒敢提。李秀英跑去問原因，張老五推着說，家里喂着豬，養着雞，都下了地沒人照料。嘴上是這麼說，實際心里想的，又是一回事：“哼，你們也想下地，過几天你們還想上天哩，可惜沒有那麼高的梯子，看你們能成龍能變鳳！”他不社老婆來，別的婦女們可來了。婦女們下了地，別的社員瞧不起，張老五更不用說，到評工的時候，總要想法挑點漏眼，說几句怪話。張老五倒覺得這樣作，好象很應該。今天婦女們態度硬了一點，而且提出來要同工同酬，他就感到好似婦女

們作了什么不应当作的事情一样。

张老五气坏了，蹲在一边，两手抱住头，不住地长叹气。李秀英比张老五气的更厉害，咬着嘴唇，呆呆地坐在地上，眼睛里轉着泪花花。她想想这场糾紛，想想妇女参加劳动，都要经历如此困难的斗争，挨罵、受气、冷言冷語……。不禁心里一阵难受，鼻子管一酸，两颗亮晶晶的泪珠，热呼呼地打脸蛋上滚下来。

她咬了咬牙，忍住难受，拭了一下湿津津的眼皮，抬头看看天，已经就要晌午了，看看棉田里，还有很大一片没有打整完，猛的从地上起来，把头上的花羊肚手巾罩好，对大家說：

“今天評的工，誰有意見回去还可以提，意見是意見，營生总还得做，要是地里打不下粮食，就是一天掙上一百个劳动日，也分不来一顆！”說罢，气憤憤地看张老五一眼，下地去了。

社員們也都跟着下了地。张老五沒有去，一只手支着头，一只手把住烟袋，蹲在树底下，两眼凝視着，一动不动。他在想：是我张老五爭着要多評分嘛？我老五干了半輩子庄稼營生，全社里也是数一数二的强劳动，才評十分工，你們妇女居然一下評到八九分，你們这些人，刚下地头一天干營生，工就評了那么高，还講甚么同工同酬的大道理，到底是誰在爭着多評分！別的營生你們能干了甚么？就凭今天到地里能撇两根棉花条就那么气粗哇？就要評那么多分哇？一个萝卜两头切，你們偷了牛，叫咱来拔桩，还落了个封建头子……。你們欺侮別人可以，欺侮张老五，哼！……

越想越气大，嫉妬、不滿、委屈，見手上烟袋鍋子里的火，早已经熄灭了，照着石头上，狠狠磕了几家伙。

記工員馬万保，嘴挺能說两句，想着把张老五的气消一消，了結了这场事，便朝树下走过来，挨住张老五坐下，笑着劝解道：